



头饰篇

“新年到，穿新衣，戴新帽。”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童谣。新年的第一天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穿新衣。

“衣食住行”，衣在第一。衣冠华族，所以别于禽兽，衣冠是人类文明的标志。

古人的新年，谓之元旦，正月初一，是岁之朝、月之朝、日之朝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：“正月朔日，谓之元旦，俗呼新年。……细民男女亦皆鲜衣，往来拜节。”

过新年穿新衣，从文献来讲，南朝时已经有此习俗。南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说，正月初一“长幼悉正衣冠”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过年，热闹地段“结彩棚，铺陈冠梳、珠翠、头面、衣头、花朵、领抹、靴鞋”，各种行头都有，“小民虽贫者，亦新洁衣服”。至清代潘荣陞《奉天岁时记》犹称，“土民之家，新衣冠，肃佩带”。

热闹非凡名目繁多

古人穿戴，从头讲起。古代汉族妇女的头饰可谓名目繁多。头簪时令鲜花，从汉代就有。唐代女性在春日有“斗花”的游戏，宋朱淑真在诗中自述“自折梅花插鬓端”，明唐寅《岁朝》写明代女性“鬓插梅花人蹴鞠”，都可见时令鲜花是女性首选。

除了鲜花，自古还有戴胜。戴胜，汉代称“华胜”，宋代称“闹蛾”，明清叫“闹嚷嚷”。这些首饰因材质、形状不同，名称各异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·元夕》：“元夕节物，妇人皆戴珠翠、闹蛾、玉梅、雪柳、菩提叶、灯球、销金合、蝉貂袖、项帕，而衣多尚白，盖月下所宜也。”

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“鬋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”，唐颜师古注解：“胜，妇人首饰也；汉代谓之华胜。”《释名·释首饰》进一步解释了华胜是一种花形首饰：“华胜：华，象草木之华也；胜，言人形容正等，一人著之则胜，蔽发前为饰也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正月七日为人日，以七种菜为羹，剪彩为人，或镂金薄为人，以贴屏风，亦戴之头鬓。又造华胜以相遗，登高赋诗。”

华胜一般是用五彩的金箔纸或乌金纸剪裁而成，也有以绢帛为材料，镶嵌金银珠宝的，北宋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记载，从元旦到立春，妇女佩戴华胜，公卿之家“莫不镂金刻缯，加饰珠翠或以金银，穷极工巧”。

华胜也不只是剪成花形，形似幡旗的称“幡胜”，因用料不同还有金幡、银幡之别，形似人形的称“人胜”，多在人日（正月初七）这天佩戴。唐代杜甫《人日》“胜里金花巧耐寒”，胜即华胜。李商隐《人日即事》：“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彩为人起晋风。”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：“藕丝秋色浅，人胜参差剪。”

华胜，在古代不只是女性佩戴的首饰，男女老幼皆宜。唐宋皇帝在元正大朝会或人日这天，还会赐群臣华胜。宋代尤袤《全唐诗话》讲唐代皇帝，“七日重宴大明殿，赐彩缕人胜。”苏东坡《和子由除夜元日》：“白发苍颜五十三，家人强遣试春衫。朝回两袖天香满，头上银幡笑阿咸。”苏东坡这个53岁的大老爷们，过新年时被家人强行要求试穿新衣，上朝又被皇帝强行要求头戴银幡，以致被侄子取笑。

“古代汉族妇女的头饰可谓名目繁多。头簪时令鲜花，从汉代就有。唐代女性在春日有“斗花”的游戏，宋朱淑真在诗中自述“自折梅花插鬓端”，明唐寅《岁朝》写明代女性“鬓插梅花人蹴鞠”，都可见时令鲜花是女性首选。”



唐代李静训墓出土的“闹蛾金钗”。



古代女性的头饰名目繁多。

宋代“闹蛾”最流行

到了宋代，承汉唐遗风，华胜形式更丰富，南宋朱弁《续骈韵》“元宵词”列举了各种形状的首饰：“都下元宵观游之盛……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，髻鬟簪插，如蛾、蝉、蜂、蝶、雪柳、玉梅、灯球，袅袅满头，其名件甚多，不知起于何时。”其中最流行的是“闹蛾”，也称“夜蛾”“蛾儿”，是用丝绸或乌金纸剪裁而成，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盛行。宋代范成大《菩萨蛮》：“留取镂金幡，夜蛾相并看。”清代查慎行《凤城新年辞》：“巧裁幡胜试新罗，画彩描金作闹蛾。”

宋代，闹蛾多是在正月十五元宵时，妇女佩戴，盖取蛾儿戏火之意。宋康与之《瑞鹤仙》：“闹蛾满路，成团打块，簇着冠儿斗转。”清代陈维崧《望江南·岁暮杂忆》：“人斗南唐金叶子，街飞北宋闹蛾儿。”说明女性在过年时佩戴的首饰，

南唐时流行金叶子，到了北宋街头则满是闹蛾儿。

闹蛾，也不只是蛾儿形状，花草虫类都有，宋代韩偓《高阳台》记除夜：“邻娃已试春妆了，更蜂腰簇翠，燕股横金。”蜂、燕都是人工制作的首饰形态。明代刘若愚《酌中志·饮食好尚纪略》：“自岁莫（暮）正旦，咸头戴闹蛾，乃乌金纸裁成，画颜色装就者；亦有用草虫、蝴蝶者。”

宋代女性的首饰还有雪柳，是一种绢或纸制成的雪柳花。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著名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一词中就有“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”的词句，描述的就是宋代元宵夜街头，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。一眼望去，女性佩戴的各种首饰非常醒目，其中的蛾儿、雪柳、黄金缕，皆为古代妇女元宵节时头上佩戴的各种装饰品。

明清花草虫鹅“闹嚷嚷”

而玉梅是以白绢制作的梅花。宋代晁冲之在诗词《传言玉女》中写道：“娇波向人，手捻玉梅低说：‘相逢常是，上元时节’”。

这些首饰制作精巧，街头巷陌，售卖的店家很多，市民争相抢购。《东京梦华录·正月十六》记载，“市人卖玉梅、夜蛾、蜂儿、雪柳、菩提叶。”宋词中描写闹蛾儿“金铺翠、蛾毛巧”，蛾儿色彩缤纷，蛾毛细腻可见，称赞匠人下的“工夫不少”，女性喜欢，自然流行大卖，“闹蛾儿拣了蜂儿卖，卖雪柳、宫梅好”。宋代李邕《女冠子》词中就记载了玉梅成热销产品：“东来西往谁家女，买玉梅争戴，缓步香风度。”

春节元宵一大看点是看灯，现今还有各种灯会。著有《中原女子服饰史稿》的达斡尔族作家孟晖说，在上元节的诸般头饰中，第一不可或缺的就是各式袖珍灯笼，当时叫“灯球”。女性把这些小灯笼挑在钗头，形成独特的上元节专款步摇。宋代词人侯寘《清平乐》“咏橄榄灯球儿”：“缕金剪彩。茸馆同心带。整整云鬟宜簇戴。雪柳闹蛾难赛。休夸结实炎州。且看指面纤柔。试问苦人滋味，何如插鬓风流。”

明清女性过年时的首饰有“闹嚷嚷”，形如飞鹅、蝴蝶、蚂蚱等各种花、草、虫类。清代王夫之《杂物赞·活的儿》记载了闹嚷嚷的制作工艺：“以乌金纸剪为蛱蝶，朱粉点染，以小铜丝缠缀针上，旁施柏叶。迎春，元日，冶游者插之巾帽，宋柳永词所谓‘闹蛾儿’也，或亦谓之‘闹嚷嚷’”。

明代沈榜《宛署杂记·民风一》：“岁时元旦拜年，道上叩头，戴闹嚷嚷：以乌金纸为飞鹅、蝴蝶、蚂蚱之形，大如掌，小如钱，呼曰‘闹嚷嚷’。大小男女，各戴一枝于首中，贵人有插满头者。”清代姚之骥《元明事类钞·元日闹嚷嚷》引《北京岁华记》：“元旦人家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，名曰闹嚷嚷。”

女性除了头饰，还戴帽，如花冠、鞞肩冠、角冠等，《宣和遗事》：“佳人却是戴鞞肩冠儿，插禁苑瑶花……”《梦溪笔谈》载：“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，如近年所服角冠，两翼抱面，下垂及肩。”肩上披戴有云肩、巾帕等，不一而足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